

四部文明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文懷沙主編

魏晉南北朝文明卷



(二十七)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四部文明

文懷沙主編

魏晉南北朝文明卷

二十七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魏晉南北朝文明卷」二十七



文選輯纂二

六臣注文選六十卷（二）（卷五十至六十）「梁」蕭統選「唐」李善

「唐」呂延濟「唐」劉良「唐」張銑「唐」呂向

「唐」李周翰注

三一—一九一

文選紀聞三十卷

「清」余蕭客撰 一九三—四六二

文選箋證三十二卷

「清」胡紹煥撰 四六三—八六七

文選輯纂二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翰曰光武用二十八將人同計議以定天下

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曄曄漢書作此論於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

未之詳也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

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興之故云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數智勇可謂兼之向曰咸智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

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善曰李陵書曰其如佐命立功之士也

齊曰稱為佐命者亦是有志操才能之士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

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善曰謝承漢書序曰申屠蟠英姿落潘岳揚聲

誅曰茂績惟嘉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然原夫深圖遠

算固將有以焉爾翰曰原本圖謀算計也言本光武深謀遠計應為功臣之材多不兼備故

不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

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相世先趙之同列文朝

可謂兼五臣本無兼字通矣善曰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軻也

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勲功也管仲原明俱齊桓之降自秦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賢兼通也

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五臣本有室字皆武人屈臣

本作起亦有鬻繒屠五臣本作盜字狗輕猾之徒善曰漢書

曰灌嬰雖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到符食賴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

後封舞陽侯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

阿衡之地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

也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

請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故勢疑則隙生

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殞戮五臣本

不其然乎善曰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祖醢

也蕭蕭何樊樊噲也縲紲謂拘繫也自茲以降迄于五臣

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五臣本紳道

塞賢能蔽壅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縉紳先生之

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勲臣為宰輔朝有世及之私下

多抱關之怨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

錄反抱關為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

何可勝言善曰論語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准

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

矯枉之志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徵強秦之敗大略九

言視前漢不任賢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濟曰鑒視也矯直也

士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五臣本有特進朝請而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冠卿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

侯出子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耿

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

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

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良曰鴈
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而已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將所謂導之以法齊
之以刑者乎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善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任之其傷政則甚何
者良曰蓋自發直繩則虧喪恩舊撓五臣本情
則違廢禁典善曰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恩則違憲向曰喪傷撓選德則曲也言於公法直則傷恩私曲情於私則發典憲
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五臣本賢參任則羣心
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善曰言選德舉功參差難用功章德並列於朝則難數相仍故云未遠
並列其政之不得五臣本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善曰弊則不遠矣
功而不尊德比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實書曰量資舉權輕重於是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爲母輕爲子衡平齊曰校考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爲國舊腹心也故高秩
厚禮充登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善曰漢書曰峻文深憲中傷者尤多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秩重禮信否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人之職建
武之世善曰建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
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宗其封祿
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曰漢災延慶號令天下
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吳漢等也均同也休咎言
福也後謂五臣本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五臣本

而郭伋亦議五臣本作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
專任善曰同統注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謀反
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
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取素
不快意一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
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陛下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
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流夫崇恩偏授
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
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
不其然乎善曰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易開沒溺私情之失至公
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穎川人封山桑侯
拜爲廣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帝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
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爲衛
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爲魯令世祖即位以
茂爲太傅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合三十二
人故依五臣本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五臣本
云爾齊曰係繫也言以次第繫此篇之後
官者傳論善曰官者養也養閭人使其看官又論良曰周以爲閭人今謂之官者官比郎中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官者四星在星位之側
有其官職翰曰垂象謂官者星也星位則帝座也
禮置官亦備其數閭者守中門之禁善曰周禮曰閭人掌

寺侍

人掌女宮之戒

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戒令也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路寢也

月令仲冬

五臣有命

閹尹審

門閹謹房室

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堅之官也

詩之小雅亦

有巷伯刺讒之篇

善曰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

然官人之在王

朝者其來舊矣

將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

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

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

故全長也

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

人無外黨精專可信

任遂委以政應

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屬中宮謂諸中人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

廣其能者

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善曰左氏

問原守於寺人

勃貂對曰昔趙衰以垂殮從徑餒而弗食故使

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

思然而有德焉

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中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

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言漸廣材能者而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善曰史記

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

又曰蘭相如為趙宜者令繆賢舍人

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

濟曰景監繆賢皆閹人也

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

及

賢進蘭相如於趙惠文王

而趙彊盛是若功也庸功也

其弊也則豎刀亂齊伊戾禍宋

善曰左氏傳曰齊相

公卒易牙入與寺人

其弊也則豎刀亂齊伊戾禍宋

善曰左氏傳曰齊相

公卒易牙入與寺人

紹因內寵以殺群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

閹官豎刀也

史記曰豎貂為豎刀並音周左氏傳曰楚客聘於

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

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

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

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

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

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

皆銀璫左貂

給事殿省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常侍或

常伯之職

翰曰仍乃襲因也

為天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

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

善曰漢書高后紀曰

曰天子命今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

漢書

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太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

呂氏

后紀云張釋卿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

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官豎傳近房則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銑曰謁者

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

官人之官

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

漢書曰孝文時官者

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善曰漢

書曰孝

武帝時官者

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

多以官人主之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

皇遊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

漢官解

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收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元帝之世史

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善曰漢書曰急

門令史游作畫史與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

人主之

翰曰著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益

其後弘恭石

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嚴中尚

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

殺堪被殺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

中興之初官官悉用

閹人不復雜調他士

善曰如傳漢書注曰調選

至永

六臣注文選

五

五

平中始置百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

即祚幼弱而寶憲兄弟專摠權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官始盛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委用漸大而其資稍增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躬遠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下今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命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手握王爵只含天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非復掖庭永巷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職五臣本閹牖房闈五臣本之任也善曰漢書曰掖庭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相之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書曰孫程字稚卿潁川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相帝立騰以定策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費亭侯大長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續以五侯八貴梁冀受鉞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亦因公正恩固主心故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中外服從上下昇氣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或稱伊霍之勳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雖時有忠公而競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排片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刑漢之綱紀大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矣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至玄孫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

以十數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爲社

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齊曰直裏也王者以茅裏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謂諸侯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

府署第館基五臣本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

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紉霧縠之積盈仞五臣本作

珍藏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路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寶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紉百寶曰紉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冰者如冰之潔霧者如霧之輕縠縠縠也

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有妃嬪

狗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綈綈狗馬被綈則歌兒舞女衣

馬飾彫文土木被綈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綈綈狗馬被綈則歌兒舞女衣

萌黎競恣五臣本作奢欲權害明賢專樹黨類其

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五臣本身重子

以自銜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刑韋昭曰古者發刑必薰骨之

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嗟毒志士窮樓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善曰韋昭

山居曰樓劉騷除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自乘劇賊未禽韓詩曰

六臣注文選

四部

文選

文選

文選

發其間隙起其讒言動亂於國雖忠良懷憤時或奮

發而而言出禍從旋見拏戮善曰尚書曰予則拏戮汝

也整子也謂諫善曰尚書曰予則拏戮汝

帝時故大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尚書曰下本州

謂鉤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善曰尚書曰下本州

不罹五臣本被災毒善曰相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

士銑曰離逢被加也言朝廷稱善曰相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

乘九服之蹙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

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爲羣英之表范曄後漢書曰寶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爲皇

后武爲大將軍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向進字

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爲皇后爲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

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

因愚弱之機運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表紹龍行艾夷無餘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

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子赫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

有言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盡崇之絕其本

根勿使能直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無餘言初衣紹起義兵誅董卓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

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善曰史記伯夷歌曰豈彼西

不知其非良曰袁紹雖誅閹官之暴而自爲善曰史記伯夷歌曰豈彼西

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善曰史記伯夷歌曰豈彼西

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五臣無然字
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鄆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向曰言始以閭官得位亦以閭官而失
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逸民傳五臣本論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
臣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善曰何晏論語注曰
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善曰易曰艮下乾上遯象曰遯
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良曰遯逃也又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善曰周易蠱卦上九爻辭是以堯稱則天
而不屈賴陽之高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中請獨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頽水之陽武盡美矣終
良曰許由逃於潁陽而堯不能屈其志

全孤竹之潔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

自茲以降風流彌繁善曰蔡賦曰體
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制風流莫不相

襲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銑曰自茲以降
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
其道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

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
難以謀己之安全也又曰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
物以發其清槩猶操也濟曰鎮壓躁動圖謀垢穢也槩節槩

也疵病然觀五臣本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
之上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

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善曰世
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故蒙耻

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耻救民德彌大方雖遇

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
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

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
立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

沽名者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
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

然而蟬蛻稅踴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善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齊曰隱者去塵俗

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
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

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
也善曰荀卿子曰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曰

也善曰荀卿子曰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曰
省則外物輕矣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



輕外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惡夜義憤
甚矣善曰東觀漢記曰栢焚虛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
賈博有餘也銑曰微弱篡奪也向曰蘊藉寬和貌
憤然也言王莽篡漢當時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
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
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伯伯辭於
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按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
而奔焉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楊雄曰鴻飛冥冥弋
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
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網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前
賢者深居亦不罹篡亂之害今晏或為篡謀也良曰鴻水鳥
也冥冥高也慕取也言鳥飛既高弋射者何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
求之若不及善曰國語越王夫人去奔側席而坐韋昭曰
側猶特也禮慶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
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翰曰禮旌帛蒲車
有憂者側席而坐光武側席是憂幽人不至矣
之所徵賁後義相望於巖中矣善曰言招士或旌
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東周易曰貴于丘園束帛
受銑曰旌招賢之表載帛束帛蒲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賁
也相望巖若薛方逢步江萌聘而不肯至善曰漢書
中言多也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
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伯也伯也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
莽說其言不強致也出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
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
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
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
連徵不起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
以壽終善曰范曄
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
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
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
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

伯兄太原人建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颍川後
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
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
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百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
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羣方咸遂志士懷仁善曰
病歸隱居守志齊同善注羣方咸遂志士懷仁
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
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良曰言光武之時羣方
皆遂志士無不斯固所謂舉逸人五臣本則天下歸
心者乎善曰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肅宗亦
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
宗仲慶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
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
作大匠任龍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自後帝德稍衰邪
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銑同善注自後帝德稍衰邪
孽當朝處子耿介五臣本與卿相等列善曰東
二詩曰堂堂顯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向曰稍斷也邪
孽謂顯子之屬也顯子謂隱居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
蓋取也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善曰論
行列也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濟曰高蓋錄其絕塵
抗憤怒而不迴顧者亦失其順中之行焉蓋錄其絕塵
不及五臣本同夫作者列之此篇善曰莊子顏回問
亦步夫子後亦越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
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
溺丈人石門荷蓑戴笠封人楚狂接輿良曰絕塵
謂絕塵離俗住而不反者則周末七人列於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

非焉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喜愠分情

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主之最靈者也又曰凡民由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沉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統曰靈異也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善曰毛也送更愠恨也

義所因四始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齊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言多也

或異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夏禹也親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

生民始也

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

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銳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此芳塵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

高義薄雲天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只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轡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其不可及也向曰英美也言自茲以降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迫也迫雲天言高也

情志愈廣

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善曰齊注楊雄班固崔駰蔡邕此異軌同奔迤相師祖善曰禮記六人並漢朝文章之士

雖清辭麗曲

時發述堯舜良曰軌迹奔行師法祖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

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蕪之言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善曰平子張衡字也統曰艷美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音

至于建安

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魏太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甫乃以情緯五巨本以文被質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自漢至魏

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謂得事之實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卅之士各相慕習源五百本其變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善曰續晉

司馬相如

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摛百家之言騷流即風流言如風之散如水之流廣雅曰祖法也良曰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徒以賞好異情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

故意製相詭

善曰統注統曰徒但詭變也言祖述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元康晉惠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為當代文章之秀特獨也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綽

百星稠繁

文綺合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穀也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也

谷子雲

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解賦譬如文工有綺縠也

濟曰律法也

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也

繁師也星綢綺綴平臺之選響采南皮之高韻善
合喻文章秀媚善綴平臺之選響采南皮之高韻善
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
里招延四方豪傑遊擊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
高韻謂應徐之文也良曰同善注善遺風餘烈事極江
右善曰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
積善所潤之餘烈善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在晉
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馳騁文辭義彈乎五臣本此善曰續晉陽秋曰正始
勝之談而俗遂貴焉善銑曰玄道扇盛也柱下謂老子為周柱
下史制道德經五千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
言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彈盡也
將百善曰律武成帝年號義熙安雖比響聯辭波屬
雲委善曰答賈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
孝經鈎命法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濟曰屬續委積

文五十

也言文章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善曰孫綽子曰
盛多也善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善曰孫綽子曰
此得宗象固得珠老子道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
曰此明得真之所由良曰上德謂無為之道麗之辭無
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為文者皆寄託於此道麗之辭無
聞焉耳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
辭者何無聞焉爾善翰曰道猶美也言皆寄道德不為美
也仲文始華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大元之氣
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
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
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善銑曰仲文即仲文華
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仲文改之大元武帝年號也言叔
源變武帝時文章之氣善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
而復舊體謝混字叔源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
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
後昆善曰與會俱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與者託事於物
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

今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善向曰顏延年也若夫數往論
謝謝靈運也標高方並軌迹範法昆嗣也善若夫數往論
心商榷前藻善曰楚辭曰馳數往以陳辭陸機樂府篇
襟論心商榷前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
八音協暢善曰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良
木也協合善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
暢通也善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善曰周易曰象
之象善翰曰言顏色音聲各隨物宜所適也善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善銑
宮為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舛皆也善若前有浮聲則後
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
異善向曰一篇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妙達此旨始可言
文至於先士茂製五臣本調高歷賞善曰言調
高歷賞善曰言調

文五十

高歷賞善曰言調高歷賞善曰言調
文之士也茂盛調謂也歷賞謂歷代共賞好也子建函京
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善曰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
哀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善濟同善注
句善曰孫子荆涉陽侯詩曰晨風飄兮路麥兩岐秋草
王正長雜詩曰朝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良同善注
舉習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骨體之自靈均以求多歷
辭非附文質但以音律調適取高前式善雖文體稍精而
年代多歷年所善銑曰靈均屈原字善此秘未覩善銑曰稍漸也此秘謂
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善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
非人思善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
慮所至



彌遠善曰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之妙也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

曰不然請待來哲善曰西征賦曰如其體樂以俟來哲良曰知音者蓋約自謂也有以得此

天成之妙也謬誤

恩倖傳論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翰曰恩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五臣本蹈道則為君子

違之則為小人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之小人純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

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躬相善曰尉

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魚釣奸周西伯戰國策

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嚴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渭濱傳說代齊棄刑人

板築於傳嚴之隱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

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人非常處矣

鼎食之資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明敷

幽仄唯才是與善曰尚書曰明敷厥猷良曰

主皆明照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孫也逮于五臣本二漢茲道未革胡

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豎之子叔

度名動京師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

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

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

人仕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

漢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後

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豎乃豎療

牛疾且士五臣作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

見崇品漢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貂

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公掌御

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善曰應劭漢書注

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

則佩璽抱劄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

太中大夫給事中爵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

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

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

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誤也答客難曰官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向曰侍中郡縣

之官大出則負璽小出則縣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五臣本掾吏並出豪家資戈宿衛皆由勢族善曰

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

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齊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並逐才而

用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

階良曰晚代謂魏晉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

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

高卑善曰國語曰右援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列

卒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

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藉之子孫也

因此相公遂為

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

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

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
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
爲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之臣糾雜言多也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
結軌輻湊同奔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銑
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曰官皆
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嚮在君則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
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憑矣爲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餘同善注今百僚畏近臣爲天之威在於彼也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
勢傾天下未之或悟五臣本作痛挾朋樹黨政以賄
成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大夫瑕禽曰令曰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濟曰嫌爭裏
賈也痛覺也挾謂相扶挾也
賄成謂賄貨以成政者也
鈇鉞瘡痍構於牀第側里反
之曲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痛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杜預曰第簀也良曰鈇鉞鉞斧也瘡痍喻讒
諧成瑕玆也言倖臣構瑕於宮典
財簀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也
服冕乘軒出於言笑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之下無與翰曰言有趨附與言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
金北毳來悉方艚祖刀反素縑丹魄五臣本作珀字至

皆燕兩

善曰北燕傳貂之屬虎魄也色赤故曰丹乳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銑曰金荆揚所貢故云南

金龜衣此方所出故云北燕也船舟也絕網也珀琥珀也西

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善同向注

許皇太后史良娣之家皆勢傾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者云北今日倖臣則不能及又太宗晚運

慮經盛衰善曰太宗明帝也法言曰聖人之權倖之徒懼憚反宗戚良曰言諸王親屬欲使勿

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策策宗

王相繼屠戮五臣作剿子小反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

安國曰勳載載絕謂滅之也翰曰勿主謂明帝孤獨也言倖

倖之臣構造同異起立禍隙讓諸宗王使相繼被戮而至絕

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

善曰寶祚猶寶命也銑曰忘厭也言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寶祚謂國命也夙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之由實從倖倖而起

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倖倖傳今采其

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向曰嗚呼嘆辭言倖倖之徒覆國是亦可哀故嘆之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齊曰固脩漢書自作敘傳而重述其旨

述高紀第一

五臣本列在後翰曰列題於後者亦循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善曰漢書曰劉向領高祖云漢

秦作劉良曰皇大纂繼緒堯也言高寔天生德聰明

神武善曰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昭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

周易曰古之聰明淑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翰秦人不網網

漏于楚善曰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脫言入耳網

維今網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爰茲發迹斷

蛇奮探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善曰爰於也高祖初送

神母謂所斬蛇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焉漢火德尚赤故舉朱旗向同善注粵反蹈

秦郊舉來稽首善曰粵始蹈履也舉謂秦王子嬰革命

創制三章是紀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許法殺人者死傷人及應天順民五星同五臣畧善

盜者抵罪紀綱紀也翰注韓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項氏畔換黜我巴

東并東并秦分是應天也景光景也項氏畔換黜我巴漢

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章昭曰畔換改邑也銑曰同善注畔換反易也西

土宅戰士憤然善曰尚書曰湯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

也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人皆乘豐而

運席卷三秦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間用帥觀豐

志濟曰廣隙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來破

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雍王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

俱封秦中故割據河山保此懷民善曰保安也懷歸也

謂之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言漢據河山之固民

懷歸者能保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帶河山懸隔千里